

# 青年黑格尔

(选 译)

[匈] 卢卡奇 著

王玖兴 译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 青年黑格尔

(选 译)

[匈] 卢卡奇 著

王玖兴 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63年·北京

内部读物

青年黑格尔

(选译)

〔匈〕卢卡奇著 王玖兴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北京图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2号)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 2017·121

---

1963年12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06千字

印张 4 1/2 印数 1—2,500册

定价 (13) 0.75元

## 譯者前言

《青年黑格尔》一书原名的全称是《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問題》(Der Junge Hegel und die Probleme der 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原书是卢卡奇在1938年写成的,1948年由苏黎世欧洲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全书約五十万字,这个譯本选譯了若干章节,依据的是1954年柏林建設出版社的版本。

卢卡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表了不少論述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著作,其中要算这本书和《理性的毁灭》影响最大。这本书虽然是以黑格尔青年时代的思想发展为綫索,重点地論述黑格尔头一本重要著作《精神现象学》,但随处也涉及与黑格尔同时和前后的一些德国哲学家,所以同他系統論述德国近代各种反理性主义哲学流派的那本《理性的毁灭》,是互相补充的。

正是由于这个緣故,这个选本当初除选了这些材料以外,还从《理性的毁灭》一书中选了若干部分,打算合編成一本卢卡奇《德国哲学史論文选集》出版的。现在,《理性的毁灭》一书已全譯,不久将出版全譯本,这些材料就独立出来成为这个选譯本的形式。

卢卡奇的原书討論的問題也很多。我們在这里只就其中少数几个现实意义比較大的問題,选譯了一些章节。

例如,首先,哲学史方法論的問題。卢卡奇的观点就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在这一点上非常自詡,认为过去的黑格尔研究者,包括普列汉諾夫在內,都是只从黑格尔的哲学先驅那里寻找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而他自己則据說是根据黑格尔对待法国大革命乃至英国工业革命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問題特别是經濟

問題的看法，來說明黑格爾辯證法的形成的。

其次，黑格爾哲學與神學的關係以及有無神秘主義氣息的問題。從狄爾泰 1906 年所寫的關於黑格爾論著開始，資產階級學者硬說早期的黑格爾才代表真正的黑格爾思想，拚命夸大早期著作中的神秘主義，甚至認為黑格爾的發展史裏有過一個神學時期。盧卡奇在這本書裏提出黑格爾所以注意宗教問題，只因為他唯心主義地誤認為宗教是社會發展的动力，而他有關基督教的一些言論都是他對“實證性”宗教的憤怒控訴，至於他的思想裏看來帶有神秘意味的東西則是他從青年向成熟過渡時思想危機的暫時表現。也就是說，盧卡奇認為真正的黑格爾思想中沒有、至少基本上是沒有神秘主義氣息的。

再其次，黑格爾的“異化”思想。盧卡奇說“異化”是《精神現象學》的中心概念，《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闡述人類精神的異化歷史。盧卡奇認為黑格爾的重大貢獻在於認識到勞動是人的自我創造過程，缺點只在他把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的異化同真正的勞動客觀化混淆了。

盧卡奇在關於黑格爾哲學的一系列問題上採用的研究方法，是不是真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比資產階級學者甚至普列漢諾夫都大大前進了嗎？比如說，當他從黑格爾對經濟問題的看法來分析黑格爾哲學思想的形成時，那樣強調黑格爾對資本主義經濟問題以及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深刻研究，幾乎使人覺得黑格爾已經有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比馬克思所差的只不過他沒有寫出《資本論》而已。再比如說，黑格爾的成熟作品裏真的一點神秘主義因素都沒有了嗎？黑格爾所謂的“勞動”就是馬克思視之為人的本質的感性的勞動實踐嗎？不錯，盧卡奇對資產階級學者歪曲和誣蔑黑格爾有所批駁，但與此同時，也顯然高估乃至美化了黑格爾，使之

成为馬克思的并无本质区別的直接前驅。这样，就否定了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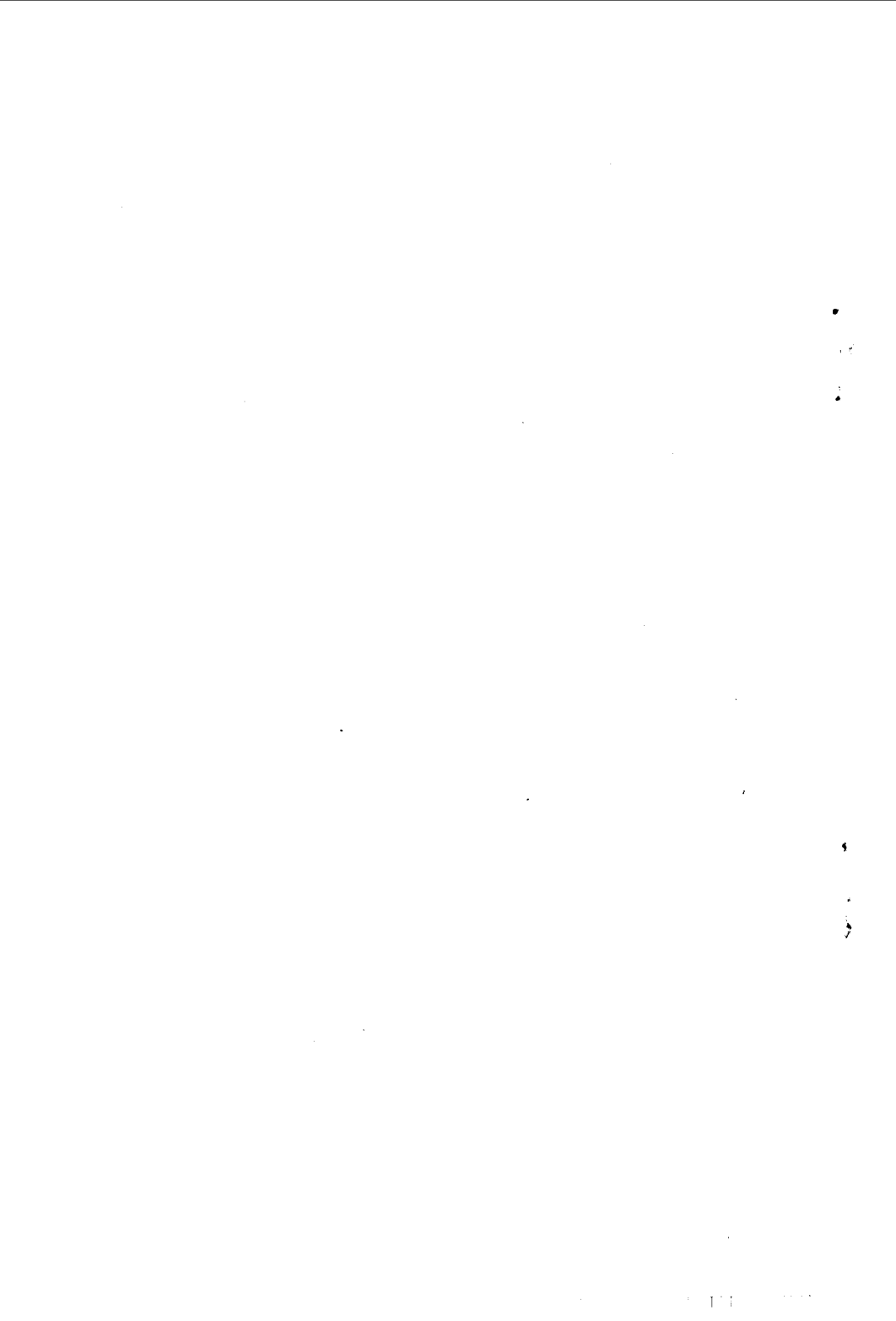
究竟卢卡奇的方法和論断对于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了何种修正，这是需要仔細研究的，譯者一时还提不出較成熟的意見，以上所列几点也仅是初步的考虑，相信讀者們将会根据这个选譯本所提供的材料作出更全面的評判。

这个譯本毕竟是选譯，所选的材料不够齐全，不过，只就这个选譯本的材料来看，我們觉得也就能够看出一个大概的輪廓，并且能够看出其中的傾向。

在选譯这个小册子的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賀麟同志和楊一之同志等提供过有益的意见，帮助很大。但無論在选材和譯文上的缺点和錯誤恐怕仍然很多，切盼讀者多加指正。

# 目 录

序言 .....	3
导論 .....	7
第一章 青年黑格尔的共和国思想时期 (伯尔尼, 1793—1796) .....	30
第一节 黑格尔的“神学”时期 .....	30
第二节 青年黑格尔的“实証性”是什么意思? .....	48
第三节 历史观和当前现实 .....	64
第二章 黑格尔社会观的危机和他的辯証方法的萌芽 (法兰克福, 1797—1800) .....	81
第一节 法兰克福时期的一般特征 .....	81
第四章 黑格尔与謝林的破裂和《精神现象学》 (耶納, 1803—1807) .....	100
第四节 “外化”是《精神现象学》的中心哲学概念 .....	100





## 序 言

这本书完成于 1938 年秋末。由于不久后就爆发了战争，它延迟了好多年才出版。在 1947—48 年间有可能付印的时候，我曾对原稿进行过一次彻底的审阅校订。当然，由于我另有种种瑣务，在校订时只参考了 1938 年后出版的关于黑格尔的研究著作中的一小部分。现在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行的这个新版本付印之前，我曾再度审阅全书，但除文字上有某些潤色之外，内容上并没有作任何修改。

作者写这本书所根据的方法論上的观点，請讀者參看導論，在導論里我有詳細的說明。即使在这一方面，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須要修改我十六年前的說法。法国现在有很多人企图按照存在主义反理性主义的观点去“现代化”黑格尔，——例如首先伊波利特(J. Hippolyte)在他那本著名的著作里就是如此——但这些企图絲毫也不足以促使我改变我的論述，甚至我认为連对它加以补充的必要都沒有。我对帝国主义时期的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不仅限于对德国，同样也是对法国人的黑格尔新詮釋的批判，尽管法国的“黑格尔复兴”毫无疑问不論在外在条件或內在条件上都必然地与德国的有所不同。

对于德国讀者，讀过我的其他著作特别是新近著作的人們，我願在这里指明几个注意之点。我在本书里对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发展的陈述，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补充我在其他論著里关于德国哲学史和文学史的論点。譬如說，首先，我在《理性的毁灭》那本书里談論的那个“古典的”反理性主义时期，在这本书里就能找到它的积

极的对应面；那本书里分析的那个反对謝林及其門生的斗争，在这本书里就表现为黑格尔对反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克服。当然这种批判純然是出于消极批判的动机，为的是便于建立他自己的新的唯心主义辯証方法。但是两部著作的相互补充还不止于此。只有在这本黑格尔論著里，我們才能积极地說明，为什么黑格尔哲学恰恰是这个时期的反理性主义者的最大敌人，为什么这些反理性主义者把黑格尔当作他們时代的资产阶级进步哲学的最完全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以及，为什么他們在批判历史主义辯証法时会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錯誤和局限性里找到真实的論据，找到某种相当中肯的批判的借口。因此，对黑格尔青年发展时期的陈述和批判，同样也說明，为什么在科学的社会主义作为反理性主义的大敌出现以后，反理性主义在謝林青年时期还拥有的那种哲学确信，就必然地連同尼采而完全归于消声匿迹。要想充分理解馬克思在德国思想发展中的作用，不仅直接的而且有时是非常間接的作用，先对黑格尔的伟大和限制作一种实事求是的認識，乃是絕對必要的。

这个問題对于了解德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文学的鼎盛时期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論荷尔德林(Hölderlin)和海涅(Heine)的文章里，特別在論哥德的《浮士德》的那些文章里，已經从德国文学的观点談到过这种关系。现在，虽說这本书的中心問題是論述《精神现象学》，但同时自然也不免要談到它与《浮士德》在思想和观念上的密切关联，所以留心的讀者們可以从中获得一种对于我以前发表的哥德作品研究不无裨益的补充，当然那些研究反过来对这本书也是一种补充。而且在德国进步文学的几乎一切問題上都有类似的情况。由于对反动的浪漫文学作理論上的清算在德国文学史的一个中心問題，因为浪漫文学的代表愈是反动得利害，曾愈受到纵情地歌頌，又由于帝国主义时期的德国文学史不是公开地以

反动姿态出现，而试图取消德国古典文学与浪漫文学之间的对立，所以在思想上树立一种正确的关系，乃是一项重要的科学任务。

但这样的一种理论任务同时又立即转化为一般的文化政策。在当前这个时代里，德意志人民正在寻找它的道路，而大部分德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决定究竟自己愿意采取前进的还是后退的路线，那么在这样的时代里，对过去的精神斗争的正确认识，同时也就是对将来发展的一个指南针了。作者一向是致力于通过他的哲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来帮助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他认为说明黑格尔哲学本身及其与他当时的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的关系，也同样可以有助于更好地阐明这个如此重要而现实的问题。

在这样的重大思想决定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问题起着决定的作用。而且不仅如何理解马克思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问题是重要的，如何理解马克思在德国文化上过去和现在的意义问题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托马斯·曼在差不多三十年前写道：“我当时说，德国自身早晚会认识到，如果马克思当初读过荷尔德林，那德国就好了，——而且这样的一种思想会面，现在正在完成之中。可是我忘记补说一句：仅只单方面的认识仍然还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这段话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文化纲领；特别是，假如人们——就像作者在本书和其他地方所努力的那样——能够重新认识真正的荷尔德林的话。但是，如果以为这个文化纲领在德国人民中间已经实现了或有了某种程度的实现，那就是一种危险的幻想。而另一方面，德国广大阶层的文化意识忽视马克思的作用，乃是德国文化里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德国生活的每一领域里显现着。德国民族比起别的民族来客观上缺少革命传统，因而决不可如此大方，随便舍弃这一中心价值。

有很多道路可以通往这个目标。其中有一条是，指出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德国根源，从而揭示出来，馬克思与德国的从萊辛到海涅、从萊布尼茲到黑格尔这一进步的文化发展如何密切相关，馬克思的著作从思想結構到文字形式如何充滿了德国精神。而对黑格尔作一正确的历史分析——这是需要从头到尾根据他与馬克思的关系这一观点来考察和說明的——对于解决这项任务也能有所貢獻。

毫無疑問，这本书主要是对哲学的和哲学史的事实和关联的一个科学分析。它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它对哲学和哲学史的事实关联能否作出比至今这方面的研究更多些的闡明。但任何知識都不是孤立的。正确地理解黑格尔的发展，牵涉到我們上面簡單列举的那一切問題。本书也有意于在这些問題上有所說明。至于这些說明究竟是成功还是失敗，則不是作者自己有权妄作主張的。但他有义务把他的意图明白地告訴讀者。

## 导 論

德国古典哲学的发生和发展史是馬克思主义哲学史里一个重要而尚未彻底澄清的問題。虽然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已一再指出这个問題的极端重要性，虽然恩格斯已把康德、費希特和黑格尔列为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哲学前驅，虽然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已在不同的深刻論著里对这一复杂史实的中心問題作了光輝的启示，但这段历史还远远沒有研究透彻。

我們从来还没对这些問題作过具体的历史說明，从来还没对现有的事实和文献作过具体的分析，从来还没对有关这一段发展的最重要的錯誤和欺騙性的資產階級理論进行过坚决彻底的批判。

在資產階級科学里，德国古典哲学的发生发展史长期以来是根据黑格尔自己的天才的但唯心主义地歪曲了并且在許多方面图式化了的历史观念来解释的。黑格尔的天才的历史观念在于肯定哲学系統相互之間有內在的辯証的关联。他是第一个人不把哲学史当作哲学軼事和哲人傳記的汇编，不把哲学史当作对于个别哲学家的个别观点的正确与錯誤的一批形而上学的論断，而把哲学史提高到一种真正的历史科学的高度。就德国古典哲学史方面而言，这种观点意味着：黑格尔认为康德的“先驗哲学”是这一段兴盛的辯証唯心主义哲学的起点，他认为辯証的唯心主义哲学从康德的“批判”哲学出发，而以他自己的体系为其頂峰和終結。他以高度銳利的眼光深入地研究了辯証法中最重要的問題(如物自体及其可知性，二律背反和矛盾学說等)，从而指出如何从康德哲学的

矛盾和不彻底性里产生出費希特的中心問題，如何从費希特的矛盾和未决問題中又发展出謝林的和后来他自己的哲学。

上述种种，包含着很多真实的东西和对于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但由于黑格尔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把哲学视为概念的自身运动，他就不能不把关联头脚倒置，在这里也不例外。恩格斯曾多次地指出，每一个哲学体系确实都是与它以前的哲学里的未决問題关联着的。但是，作为唯物主义的辯証法論者，他曾反复地指明，这种純粹的哲学关联只是现实关联的表面现象，哲学史必須落实到现实的底层的客观的基础上。如果哲学史里直接显现的现象，被唯心主义地絕對化了，变成为各种个别的哲学体系依照問題順序的“內在”連續发生过程，就像黑格尔本人所做的那样，那么，就連他那合理内核——对这种关联现象的肯定——也就必然要被夸大和歪曲。黑格尔本人已經作了这样的夸大和歪曲。例如，这个时期的哲学实际发展中的纵横交错和不完全对称的现象和实际历史过程的非常复杂的反映，就必然地被忽視了，而辯証地把握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那些科学試图，就被归結为少数几个——虽說是很重要的几个——“內在”关联着的范畴。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把握哲学的历史关联的图式。由于硬套这种图式，后来在资产階級哲学沒落的末期里，对历史的解释就完全是牵强附会了。

到第二国际时期，这种硬套图式的哲学史观也影响到了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例如普列汉諾夫和梅林。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黑格尔哲学史观中的錯誤和弱点的影响。一直到克服了这些錯誤，認識了列宁斯大林时代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步，研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哲学著作，我們才能够对这些問題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当然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这

一段历史里，当我们对它的发展过程进行批判研究时，最近十年以来新发现和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同样也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在资产阶级哲学本身，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却到 1848 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就维持不下去了。早在这个时期以前，就已出现了很多比黑格尔低得多的反历史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反历史的观念是叔本华的思想，它在 1848 年革命以后才有广大的影响。叔本华的基本思想在于，他认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想去超越康德的矛盾的那些试图是一个巨大的混乱。按照叔本华来说，哲学应该返回到唯一正确的康德的方法上去；而其他一切都是些欺骗、鬼话、空洞的废话。叔本华于是一方面取消了德国古典哲学整个的辩证发展并恢复了形而上学的现实观念，另一方面他“清除了”康德哲学里一切倾向于唯物主义的东西并把康德与柏克莱归为一类。（赫尔巴特虽然是另一种哲学但在许多方面也产生了类似的作用。）

这种见解基本上等于完全取消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在后来出现的新康德学派那里这种见解表现得更加顽固狭隘，而其表现最突出的代表著作则是李卜曼 (Otto Liebmann) 1865 年的《康德及其后继者》等书。自李卜曼的书出版以后，德国的那一种新康德主义在哲学上就占了上风，这种新康德主义把康德打扮成一个百分之百的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拒绝一切想认识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现实的企图，认为那都是“非科学的形而上学”。因此，在新康德主义里哲学史的叔本华路线就为大家所奉行，虽然没有像叔本华那样的漫骂，但多数坚持认为康德以后的哲学是脱离康德唯一正确的主观主义路线的一次深远的误入歧途。黑格尔被当成了“死狗”。

这种见解支配着前一世紀所写的絕大多数論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著作。黑格尔主义已經变成肤浅的、民族自由派的思想，只还有很少数的残余代表，他們的见解主要表现在費舍(Kuno Fischer)和厄尔德曼(J. E. Erdmann)的哲学史里。但这个时期出版的論述黑格尔的著作中最重要的要算是海謀(Rudolf Haym)的一本篇幅巨大的著作，它基本上专门反对黑格尔的客观主义和辯証法的“非科学性”。

直到帝国主义时期，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才又重新开始。自由的新康德主义越来越不能滿足帝国主义时期德国资产阶级的理論需要。别的思潮势力越来越大。它們固然并不触动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論的基本論点，但竭力企图复兴客观唯心主义(浪漫主义的复兴，“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狄尔泰(Dilthey)的“现实心理学”等)。与这些反动思潮密切相联，于是就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复兴运动，首先是黑格尔的复兴运动。而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問題也就跟着被提了出来，倾向于既要超越后期黑格尔学者对黑格尔的图式的依样画葫芦，又要超越正統的新康德学派方面所作的全盘否定。

因此，帝国主义时期的古典哲学的“复兴”并不是黑格尔辯証法的更新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具体化，而是想利用黑格尔哲学改造新康德主义使之更加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更加反动的一种企图。所以新黑格尔主义初期的理論家和历史学家的論战，主要在于反对黑格尔衰微时期那些认为康德和黑格尔互相排斥絕不相容的論据。帝国主义时期的新黑格尔主义，完全无视黑格尔对康德的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論所作的那些深刻而具有毁灭性的批評。这种新黑格尔主义的基本論題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統一，首先是康德和黑格尔的統一。所有的这一派的哲学家，如文德尔班



(Windelband)、艾宾豪斯(J. Ebbinghaus)、布隆斯泰德(Brünstäd)等,都竭力要证明黑格尔哲学里的一切问题在康德那里都本已有之,黑格尔只不过把康德所有不自觉地暗含着的现成的问题都弄成自觉的明确的罢了。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历史观念,它只在外表上还重复了黑格尔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所用的正反合图式,而实际上包含了更多的从黑格尔图式产生出来的错误和全部唯心主义的错误。这种观念事实上是与黑格尔的观念完全相反的。黑格尔本人对他的一切哲学前辈都就他们的不合于客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同时却也大力地揭示其中含有提出和解决辩证问题的萌芽的那些特征,并按照其历史的意义给予应有的评价。而帝国主义时期的新黑格尔学派所走的则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们把黑格尔引回到康德那里去,即是说,他们只承认黑格尔的那些与康德的不可知论不谋而合的东西。他们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史降低到康德的水平上。这种倾向我们在战后的新黑格尔主义——它其实还有其他更为反动的研究动机——那里看得清清楚楚。格罗克纳(Hermann Glockner),这位新版黑格尔全集的主编人,战后新黑格尔主义的领袖之一,就曾在第一届黑格尔年会上明白表示:“今天德国的黑格尔问题首先就是康德问题”。

我们在这里只能简略地提一提在黑格尔观念上的这种改变的一般的阶级根源和政治背景。让我们作一个对比,也许可以阐明这种改变。海涅当时反对黑格尔哲学的客观主义和辩证法,他的主要倾向虽说已经带有国家自由主义的精神,却还是一种自由倾向。他由于完全不理解黑格尔思想的辩证性质,认为黑格尔哲学在一切方面都是反动的,并且认为排除了黑格尔哲学将使自由的意识形态易于形成。与此相反,帝国主义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迈